

三國志

一八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吳書

國志五十四

周瑜傳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潘

為漢太尉

謝承後漢書曰景字仲鸞少以謙能見稱於明學察孝廉辟公府後為豫州刺史辟為

陳蕃為別駕潁川李膺荀綏杜密師國朱寓為從書郎

英俊之生也稍遷至尚書令遂登太尉張璠漢紀曰景

章和世為尚書令初景歷位牧守好善愛士每歲舉孝廉延

請入上後堂與家人宴會如此者數四及贈送既備又選用

其子秉常稱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先是司徒韓續為河內

太守在公無私所舉一辭而已後亦不及其門戶曰我舉若

也當時論者或兩譏焉父異洛陽令瑜長壯有姿負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

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爲丹楊太守瑜往省之
會策將東度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
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
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孰江乘進入
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
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楊瑜
還頃之袁術遣從弟胤代尚爲太守而瑜與尚
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
求爲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
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

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四

江表傳曰策又給瑜鼓吹為治館舍贈賜莫與

為比策令曰周公瑾英雋異才與孤有摠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陽發眾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

也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為周郎以瑜恩信

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穀長頃之策欲取

荊州以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

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

橋

江表傳曰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一人作婿亦足為歡

復進尋陽破劉

勲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

臣松之案孫策于時始得

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夏瑜之所鎮應在今巴丘縣也與後所平巴丘處不同

五年策薨權

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

昭共掌衆事

江表傳曰曹公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任子權召羣臣會議張

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荊山之側不備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向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住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不戰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遠不送質

十一

年督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餘口還備官亭江夏太守黃祖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瑜追討擊生虜龍送吳十三年春

周瑜

權討江夏瑜爲前部大督其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掩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

以神武雄才兼杖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
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
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
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
爭疆場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
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
舍鞏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
今盛寒馬無橐韋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
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
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

周瑜

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
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
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

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

江表傳曰權拔
刀斫前奏案曰

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夜瑜請見
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
便開此義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
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慄狐疑夫以
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其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
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
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
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
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
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辨之者誠決避迨不如意便還就孤
孤當與孟德決之
臣松之以為建計拒曹公實始魯肅于
時周瑜使鄱陽肅勸權呼瑜瑜使鄱陽還但與肅聞同故能

共成大勳本傳直云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瑜擺衆人之時
議獨言抗拒之計了不云肅先有謀殆為攘肅之善也

劉備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
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
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
曹公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
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
難與持久然觀操軍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
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
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

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為將帥見遇不薄然顧
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衆

周瑜

衆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
惟周瑜魯肅備懷淺艱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
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爲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近
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口勅曰但恐改謀耳蓋若信實當授
爵賞超於前後也

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

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

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

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

郡

江表傳曰至戰日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柴積
其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上時東南
風急因以十船最著前中江舉帆蓋舉火白諸校使衆兵齊
聲大叫曰降焉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
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矣絕爛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備
柴瑜等率輕統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退走

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

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

兵未交鋒

吳錄曰備謂瑜云仁守江陵城中糧多足為疾害使張益德將千人隨焄卿分二千人追我

相為從夏水入截仁後仁聞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之

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

仁分兵騎別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

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

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擐陣會流矢中

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卧未起勒兵就陣瑜

乃自興寨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遂退權拜

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瀏陽州陵

為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

周瑜

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
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
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
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
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
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
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擊英雄又恐
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
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
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道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

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
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賊操北方
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立
病卒臣松之案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立名同處異也時年
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慟左右喪當還吳又迎
之蕪湖衆事費度一為供給後著令曰故將軍
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
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
賓客為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
恢廓大率為得人惟與程普不睦江表傳曰普頗以年長數陵侮

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昔後自歎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
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
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
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
爲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
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
別隔遙聞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
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爲設
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
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械訖還飲宴示之
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
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
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
但笑終無所言幹遂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
亦以此多之劉備之自京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
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敘別昭肅等先出權獨與
備留語因言次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
廣大恐不久爲人臣耳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差走後
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
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公劉備咸欲疑諸之及卒權流涕曰

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後
權稱尊號謂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
瑜少精意於

音樂雖三爵之後其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
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瑜兩男一女女配
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循
弟胤初拜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
安黃龍元年封都鄉侯後以罪徙廬陵郡赤烏
二年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曰故將軍周瑜子
胤昔蒙粉飾受封為將不能養之以福思立功
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
作心膂出為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

周瑜

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
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秦豨爾蠻荆莫不賓服雖
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夫折衝扞難
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
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申以丹書重以盟詛藏于宗廟傳於無窮欲使
功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
明功勤勤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
之臣死而無悔也況於瑜身沒而未久而其子
胤降爲匹夫益可悼傷竊惟陛下欽明稽古隆

於興繼爲胤歸許乞勾餘罪還兵復爵使失旦
之難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權荅曰腹
心舊勲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胤年
少初無功勞橫授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
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後告喻曾無
悛改孤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
迫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
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恧然雖德非
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公瑾之
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厲表

比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會胤病死瑜兄子峻亦以瑜元功爲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子護爲將權曰昔走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爲作禍故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乎

魯肅傳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爲務

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
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
指一困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
札之分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綱
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
南到居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

吳書曰肅體貌魁奇少有

壯節好為奇計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住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勤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彊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彊壯者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箭謂之曰知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逞無罰何為相逼乎反自植盾引弓射之

魯肅

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留家曲阿會祖

相率還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

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揚與肅友善遺肅書曰方
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
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衆
萬餘馳地肥饒廬江間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
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荅
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
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瑜謂
肅曰昔馬援荅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
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

先哲祕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於東南推步事
勢當其歷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
附鳳馳騫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楊之
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
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見肅與語
甚悅之衆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
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
兄遺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
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
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

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
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
摸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
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
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
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
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云肅年少麤踈未可
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居
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荆楚與
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

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
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未輯睦軍中諸將各
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
表惡其能而不能用於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
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
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
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
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
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
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

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
改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疆固勸備與權
併力備甚歡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
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

肅亦反命

臣松之案劉備與權併力共拒中國昔肅之
本謀又語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則亮已

間肅言矣而蜀書亮傳云亮以連橫之略說權權乃大喜如
似此計始出於亮若二國史官各記所聞競欲稱揚本國容
美各取其功今此一書同出一
人而舛互若此非載述之體也 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

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
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
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

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將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

魏書及九州春秋曰曹公在荊州孫權大懼曾肅實欲勸權拒曹公乃激說權曰彼曹公者實嚴敵也新并袁紹兵馬甚精乘戰勝之威伐喪亂之國克可必也不如遣兵助之且送將軍家詣難不然將危權大怒欲斬肅肅因曰今事已急即有他圖何不遣兵助劉備而欲斬我乎權然之乃遣周瑜助備孫盛曰吳書及江表傳曾肅一見孫權便說拒曹公而論帝王之略劉表之死也又請使觀變無緣方復激說勸迎曹公也又是時勸迎者衆而云獨欲斬肅非其論也

時

魯肅

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
事以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即
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閣拜權起禮之
因謂曰子敬孤持鞶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
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
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摠括九州克成帝
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
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
拒曹公

漢晉春秋曰呂範勸留備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
命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以

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
為樹黨計之上也權即從之

曹公聞權以土地業

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困上疏曰當今天
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
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
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
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墮路之日所懷盡矣

魯肅

江表傳載初瑜疾困與權牋曰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
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
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
自醫療日加無損人生有死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
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
似養虎天下之事而未知終始此朝士盱食之秋至尊垂慮
之曰也魯肅史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儻或可採瑜死不朽矣案此牋與本所載意旨雖同其辭乖

耳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瑜士眾四千餘

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
作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衆增萬餘人拜
漢昌太守偏將軍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橫江
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顏弛周瑜甘寧並
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爲報曰備
與璋託爲宗室冀馮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
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
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權
曰猾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
場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備既定益州權求長

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衆進取備聞自
還公安遣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
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
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
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
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
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
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
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

吳書曰肅欲與會語諸將疑恐有不議不可往肅曰今日

之事宜相開以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于命乃自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行間寢不脫介自力破

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
豫州觀於長阪豫州之眾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
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受土地
士人之力使有所庇蔭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
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荊州之土斯蓋凡夫所不
忍行而况整頓人物之主乎肅聞令具而棄義必為禍階吾子
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
弱眾以圖力爭師曲為老將何獲齊羽無以荅

備遂割湘

水為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
卒權為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為發哀

吳書曰肅

為人為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
雖在軍陣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思慮弘遠有過人

之明周瑜之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
後肅為之冠

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肅遺腹子淑既壯

濡須督張承謂終當到至永安中為昭武將軍

都亭侯武昌督建衡中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
整有方幹鳳皇三年卒子睦襲爵領兵焉

呂蒙傳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
當當爲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
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
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
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
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爲此欲以
肉餒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之蒙大怒引刀

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
承間爲言策召見竒之引置左右數歲鄧當死
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
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賂貫爲兵作絳
衣行滕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
悅增其兵從討丹楊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領
廣德長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
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
聞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權曰事之克由陳就
先獲也以蒙爲橫野中郎將賜錢千萬是歲又

興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於烏林圍曹仁於南
郡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兵益蒙蒙
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
也權善其言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
分衆圍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
分蒙謂瑜普曰留凌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
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
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
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
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

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
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
尋陽令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
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
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
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
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
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為肅畫五策肅
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
略所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江表傳曰

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余去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勗邪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曾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何一稱孺侯乎兄今代公瑾既難為繼且與關羽為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今與為對當有單復以卿待之密為肅陳三策肅始受之秘而不宣權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及也富貴榮顯更能折節好學耽悅書傳輕財尚義所行可迹並作國士不亦休乎

時蒙與成當宋定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

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蒙固辭陳啓顧等皆

呂蒙

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
蒙於是又為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魏
使廬江謝奇為蘄春典農屯皖田鄉數為邊寇
蒙使人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奇遂縮退其部
伍孫子才宋豪等皆攜負老弱詣蒙降後從權
拒曹公於濡須數進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
所以備御其精吳錄曰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
洗足入船何用塢為曰蒙曰兵有利鈍
戰無百勝如有解道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手權曰善遂作之曹公不能下而退
曹公遣朱光為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
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

若一收孰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能見矣宜早

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

以計策

吳書曰諸將皆勸作土山添攻具蒙趨進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脩外救必至不可

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切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

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

蒙乃薦甘寧為升城督督攻在

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

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

已拔乃退權嘉其功即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

皆分與之別賜尋陽屯田六百戶官屬二十人

蒙還尋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禽

權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復令蒙討之蒙至誅
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爲平民是時劉備令關羽
鎮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
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
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二郡權時住陸
口使普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
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鄢
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
及被書當還蒙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
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

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鄢逆爲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縣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予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翼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

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
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
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
蒙並尋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
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
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
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
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等割湘水
以零陵還之以尋陽陽新爲蒙奉邑師還遂征
合肥旣徹兵爲張遼等所襲蒙與凌統以死扞

衛後曹公又大出濡須權以蒙爲督據前所立
塢置疆弩萬張於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鋒屯
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拜蒙左護軍虎威將
軍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
蒙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雋劉陽漢昌州陵與關
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
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爲曹公尚存禍難始搆
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策
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
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

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
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
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彊壯時圖
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
又聊復與論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
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
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
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
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
以此言爲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脩恩厚

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
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
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
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
其空虚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
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
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禽禁等人馬數萬託
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
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鱗艦中使白衣搖櫓作
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

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

吳書曰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為書曰明者防禍

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為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卒此非天命必有

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縈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為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

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為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為將軍不安幸孰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讎謂蒙

曰此譎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 吳錄曰初南郡城中失火類

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芳藉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 蒙入據城盡

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

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

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

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
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
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
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
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
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
平時故羽吏士無關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
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
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俱獲荊州遂定以蒙爲
南郡太守封孺陵侯

江表傳曰權於公安大會曰蒙以疾辭權笑曰禽羽之功子明

謀也今大功已捷慶賞未行豈邑邑邪乃增給步騎鼓吹勅
選虎威將軍官屬并南郡廬江二郡威儀拜畢還營兵馬導

從前後鼓吹
光耀于路

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蒙固辭金錢

權不許封爵未下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

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

賜千金時有鍼加權為之慘感欲數見其顏色

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

右言笑不然則咄喑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赦

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

辰下為之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時權哀

痛甚為之降損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

府藏勅主者命絕之日皆上還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感蒙少不脩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爲牋疏常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爲祁奚邪於是用之甘寧麤暴好殺旣嘗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定關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蒙子霸襲爵與守冢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霸卒兄琮襲侯琮卒弟睦嗣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

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
公瑾昔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
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
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
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
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
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
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
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
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

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埽羣桀新盪荆城仗威東夏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實奇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普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

輕果妄殺終於克己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論優劣允當故載錄焉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吳書 國志五十四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潘丁傳第十

吳書

國志五十五

程普傳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爲州郡吏有容貌計略善於應對從孫堅征伐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於陽人攻城野戰身被創夷堅薨復隨孫策在淮南從攻廬江拔之還俱東渡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等轉下秣陵湖孰苟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匹進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爲多策入會稽以普

爲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楊都尉居石城復
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攻
祖郎大爲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
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
零陵太守從討劉勳於尋陽進攻黃祖於沙羨
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
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
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爲左右督
破曹公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
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出諸將普最年

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周瑜卒
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普復還領江
夏遷盪寇將軍卒吳書曰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病厲百餘日卒權稱
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為亭侯

黃蓋傳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

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

分離自祖遷于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辛甚備嘗然有壯志雖如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閑學書疏講
事初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

之堅南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薨
蓋隨策及權擐甲周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

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爲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
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
武功爲官不以文吏爲稱今賊寇未平有軍旅
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擿謬
誤兩掾所署事入誥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
杖宜各盡心無爲衆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
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
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
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
蓋曰前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

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
所在平定遷丹揚都尉抑彊扶弱山越懷附蓋
姿貌嚴毅善於養衆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為先
建安中隨周瑜拒曹公於赤壁建策火攻語在

瑜傳

吳書曰赤壁之役蓋為流矢所中時寒憤水為吳軍人所不得不知其蓋也置側牀中蓋自疆以一声呼韓

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

夷反亂攻守城邑乃以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
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
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從附從者
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邑

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
沙益陽縣為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病
卒官蓋當官決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

吳書曰又
圖畫蓋形

四時
祠祭及權踐阼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韓當傳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

令音郎定反
支音巨兒反

以便弓

馬有膂力幸於孫堅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

敵擒虜為別部司馬

吳書曰當勤苦有功以軍旅陪
隸分於英豪故爵位不加終於

堅世為別
部司馬

及孫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

兵二千騎五十四匹從征劉勳破黃祖還討鄱陽

黃蓋

韓當

領樂安長山越畏服後以中郎將與周瑜等拒
破曹公又與呂蒙襲取南郡遷偏將軍領永昌
太守宜都之役與陸遜朱然等共攻蜀軍於涿
鄉大破之徙威烈將軍封都亭侯曹真攻南郡
當保東南在外爲帥厲將士同心固守文敬望
督司奉遵法令權善之黃武二年封石城侯遷
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後又加都督之號將敢
死及解煩兵萬人討丹楊賊破之會病卒子綜
襲侯領兵其年權征石陽以綜有憂使守武昌
而綜淫亂不軌權雖以父故不問綜內懷懼

曰綜欲叛恐左右不從因飆使劫略示欲饒之轉相放效為
行旅大患後因詠言被詔以部曲為寇盜見劫讓云將吏以
下當並收治又言恐罪自及左右因曰惟當去耳遂共圖計
以當葬父盡呼親戚姑姊悉以嫁將吏所幸婢妾皆賜奩親
近殺牛飲酒勸血與共盟誓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女數千
人奔魏魏以為將軍封廣陽侯數犯邊境殺害
人民權常切齒東興之役綜為前鋒軍敗身死
諸葛恪斬送其首以白權廟

蔣欽傳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袁術欽
隨從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授兵與策周
旋平定三郡又從定豫章調授葛陽尉歷三縣

長討平盜賊遷西部都尉會稽治賊呂合秦狼
等爲亂欽將兵討擊遂禽及狼五縣平定徙討
越中郎將以涇拘昭陽爲奉邑賀齊討黜賊欽
督萬兵與齊并力黜賊平定從征合肥魏將張
遼襲權於津北欽力戰有功遷盪寇將軍領濡
須督後召還都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權嘗入
其堂內毋踈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
約即勅御府爲毋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
悉皆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
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

自嫌於欽曹公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
盛常畏欽因事害已而欽每稱其善盛既服德
論者美焉江表傳曰權謂欽曰盛前白御卿今舉盛欲
慕祁奚邪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
而勤疆有膽略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
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嘉之權討關羽
欽督水軍入沔還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蕪湖
民二百戶田二百頃給欽妻子子壹封宣城侯
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與魏交戰臨陣卒
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業

周泰傳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爲

蔣欽 周泰

左右服事恭敬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愛其爲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鞞衆莫能自定惟泰奮激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就戰賊旣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之補春穀長後從攻皖及討江夏還過豫章復補宜春長所在皆食其征賦從討黃祖有功後與周瑜程普拒曹公於赤壁攻

曹仁於南郡荊州平定將兵屯岑曹公出濡須
泰復赴擊曹公退留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
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並不伏也權特為案行至
濡須鄔因會諸將大為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
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
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歡讌極夜其明日遣
使者授以御蓋江表傳曰權把其臂因徐憐交連守之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如能虎不惜軀
命被創數十脣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吳之功臣孤當與卿同榮辱等休戚咸平
意快為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即勅以已常所用御情青練
蓋賜之坐罷住駕使泰以兵馬導從出鳴鼓角作鼓吹於
是盛等乃伏後權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漢中

太守奮威將軍封陵陽侯黃武中卒子邵以騎
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有功又從攻破曹休
進位裨將軍黃龍二年卒弟承領兵襲侯

陳武傳

陳武字子列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脩
謁時年十八長七尺七寸因從渡江征討有功
拜部司馬策破劉勳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銳乃
以武為督所向無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仁厚
好施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尤為權所親愛數
至其家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

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

江表傳曰權命以其愛妾

殉葬復客二百家

孫盛曰昔三良從秦穆師以之不征魏妾既出杜回以之僵仆禍福之報如此之效也權杖計任術

以生從死出祚之促不亦宜乎子脩有武風年十九權召見獎厲

拜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諸將新兵多有逃

叛而脩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奇之拜為校尉

建安末追錄功臣後封脩都亭侯為解煩督黃

龍元年卒弟表字文奧武庶子也少知名與諸

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尚書暨

豔亦與表善後豔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

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徙大子中庶子拜翼

陳武

正都尉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爲將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爲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

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竒之欲全其名特爲赦
明誅戮其黨遷表爲無難右部督封都亭侯以
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脩子延權不許嘉禾
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
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
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覩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
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
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
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爲本空枉此勁銳以爲僮
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

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表在官
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鄱陽
民吳濠等爲亂攻沒城郭屬縣搖動表便越界
赴討濠以破敗遂降陸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
鄉侯北屯章阮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
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爲起屋宅子敖年十七拜
別部司馬授兵四百人敖卒脩子延復爲司馬
代敖延弟永將軍封侯始施明感表自變行爲
善遂成健將致位將軍

董襲傳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過人承謝

漢書稱襲志節慷慨武毅猛烈

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

偉之到署門下賊曹時山陰宿賊黃龍羅周勃

聚黨數千人策自出討襲身斬羅勃首還拜別

部司馬授兵數千遷揚武都尉從策攻皖又討

劉勳於尋陽伐黃祖於江夏策薨權年少初統

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等問江東可保安

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

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眾事襲

等為爪牙此地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眾皆

董襲

壯其言鄱陽賊彭虎等衆數萬人襲與凌統步
騭蔣欽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
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將軍建安
十三年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拼
間大紂繫石爲砮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
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
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
斷兩紂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
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
紂之功也曹公出濡須襲從權赴之使襲督五

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散走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供給甚厚

甘寧傳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

吳書寧本南陽人其先先於巴郡寧為吏舉計

掾補蜀郡丞頃之棄官歸家

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

為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毳帶鈴民間

鈴聲即知是寧

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

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華以示奢也

人與相逢及屬城長

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即放所將奪其
資貨於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
餘年止不攻劫頗讀諸子乃往依劉表因居南
陽不見進用後轉託黃祖祖又以凡人畜之

吳書

曰寧將僮客八百人就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時諸英豪各起兵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土崩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祖三年不禮之權討祖祖軍敗奔走追兵急寧以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校尉凌操祖既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令人化誘其客客稍亡寧欲去恐不獲免獨憂悶不知所出飛知所意乃要寧為之置酒謂曰吾薦子者數矣主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良久乃曰雖有其志未知所由飛曰吾欲白子為都督長於是去就孰與臨阪轉九乎寧曰幸甚飛白祖聽寧之縣招懷亡客并義從者得數百人
於是歸吳周瑜呂蒙並共薦達孫權加異

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熸終
為篡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
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
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
之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
財穀並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
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法伍
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
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張昭
時在坐難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

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
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
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
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果

禽祖盡獲其士眾遂授寧兵屯當口吳書曰初權破祖先作兩

由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權為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為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殞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為君致之若走
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
不走豈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由權乃赦之
後隨周

瑜拒破曹公於烏林攻曹仁於南郡未拔寧建
計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時手

下有數百兵并所新得僅滿千人曹仁乃令五
六千人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兩射城中
士衆皆懼惟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瑜用呂蒙
計帥諸將解圍後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
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
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諸將議寧時有二百
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對之保羽聞
吾效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禽肅便選千兵
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遂
名此處爲關羽瀨權嘉寧功拜西陵太守領陽

新下雉兩縣後從攻皖爲升城督寧主持練身
緣城爲吏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呂蒙爲最寧
次之拜折衝將軍後曹叅出濡須寧爲前部督
受勅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衆肴寧乃料賜
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盃酌酒自飲兩
盃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
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
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
即起拜待酒次通酌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銜
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增兵二千人

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號步騎四十萬臨江飲馬權率眾七萬應之使寧領三千人為前部督權密勅寧使夜入魏軍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使披鹿角踰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子否聊以觀卿膽耳即賜絹千匹刀百口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指敵也

停住月餘北軍便退

寧雖麤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

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為用命建安二十一年從攻合肥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凌統及寧從權道遙津北張遼規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尤嘉之

吳書曰凌統先心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離之當於呂蒙舍

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
遂徙也
於半州寧厨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

故不即還後寧齎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厨下兒還寧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畢勅船人更增舸纜解衣卧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就船攻寧寧聞之故卧不起蒙母徒跣出諫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殺甘寧寧死之日縱至尊不問汝是爲臣下非法蒙素至孝聞母言即豁然意釋自至寧舫笑呼之曰興霸老

母待御食急上寧涕泣歔歔曰負卿與蒙俱還
見母歡宴竟日寧卒權痛惜之子瓌以罪徙會
稽無幾死

凌統傳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
孫策初興母從征伐常冠軍復鋒守永平長平
治山越姦猾斂手遷破賊校尉及權統事從討
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
死統年十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
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後從擊

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異
等留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
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坐舉罰不以
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爲用勤怒詈統及其
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
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乃死及當攻
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
所次一回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
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
征江夏統爲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

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斬黃祖將張碩
盡獲船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並集時呂
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權以統
為承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公於烏林遂攻
曹仁遷為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
有國士之風又從破皖拜盪寇中郎將領沛相
與呂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往合肥為右
部督時權徹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
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
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

兩版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
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
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
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

使卿在何患無人

吳書曰統創甚權遂留統於舟盡易其衣服其創賴得卓氏良藥故得不

死

拜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

者以爲梗槩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
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卧聞之攝衣出門執其
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尚多壯
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命勅屬城

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
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懷三版
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出會病
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拊牀起坐哀不能自止
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為作銘誄二子烈
封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
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
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
還其故兵後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

孫盛曰
觀孫權

之養士也便心竭思以求其死力位周泰之夷狗陳武之妾
請曰蒙之命育陵統之孤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是故雖令

德無聞仁澤內著而能屈疆荆吳僭擬年歲者抑有由也然
霸王之道期於大者遠者是以先王建德義之基枝信順之
字制經略之綱明貴賤之叙易簡而其親可以體全而其功
可大豈踴躍近務邀利於當年哉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
焉致遠恐泥
其是之謂乎

徐盛傳

徐盛字文嚮琅邪莒人也遭亂客居吳以勇氣
聞孫權統事以爲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守柴
桑長拒黃祖祖子射嘗率數千人下攻盛盛時
吏士不滿二百與相拒擊傷射吏士千餘人已
乃開門出戰大破之射遂絕迹不復爲寇權以
爲校尉蕪湖令復討臨成南阿山賊有功徙中

郎將督校兵曹公出濡須從權禦之魏嘗大出
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蒙衝遇迅風船落
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空斫
敵敵披退走有所傷殺風止便還權大壯之及
權爲魏稱藩魏使邢貞拜權爲吳王權出都亭
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旣怒而盛忿憤顧謂同列
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
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
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後
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領廬江太守賜臨成縣

爲奉邑劉備次西陵盛攻取諸屯所向有功曹
休出洞口盛與呂範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風船
人多喪盛收餘兵與休夾江休使兵將就船攻
盛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遷安東將
軍封燕湖侯後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
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
諸將以爲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
圍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諸
將乃伏

于寶晉紀所云疑城已注孫權傳

魏氏春

黃武

中卒子楷襲爵領兵

秋云文帝戴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

潘璋傳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爲陽羨長始往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權竒愛之因使召募得百餘人遂以爲將討山賊有功署別部司馬後爲吳大市刺奸盜賊斷絕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荊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縣建昌起爲賊亂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鬪死宋謙徐

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後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
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偏將軍遂領
百校屯半州權征關羽璋與朱然斷羽走道到
臨沮住夾石璋部下司馬馬忠禽羽并羽子平
都督趙雲等權即分宜都至秭縣爲固陵郡拜
璋爲太守振威將軍封溧陽侯甘寧卒又并其
軍劉備出夷陵璋與陸遜并力拒之璋部下斬
備護軍馮習等所殺傷甚衆拜平北將軍襄陽
太守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二萬人作
浮橋渡百里洲上諸葛瑾楊粲並會兵赴救未

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絕璋曰魏勢始盛江水
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上流五十里伐
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
作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尚便引退璋下備陸口
權稱尊號拜右將軍璋爲人麤猛禁令肅然好
立功夫所領兵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
人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然
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
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惜其功而輒原
不問嘉禾三年卒子平以無行徙會稽璋妻居

建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丁奉傳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爲小將屬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鬪常冠軍每斬將搃旗身被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即位爲冠軍將軍封都亭侯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岸必遁走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內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岸奉與將軍唐咨呂

據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
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
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徐
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
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
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為設備奉縱兵斫
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遷滅寇將
軍進封都亭侯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為虎威將
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軍戰於高亭奉
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進

封安豐侯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等
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屯於黎漿
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即位與張布謀欲誅
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
大事休召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
軍誅之奉曰丞相兄弟友黨甚盛恐人心不同
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下兵以誅之也休納
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布自左右斬之遷大將
軍加左右都護永安二年假節領徐州牧六年
魏伐蜀奉率諸軍向壽春爲救蜀之勢蜀亡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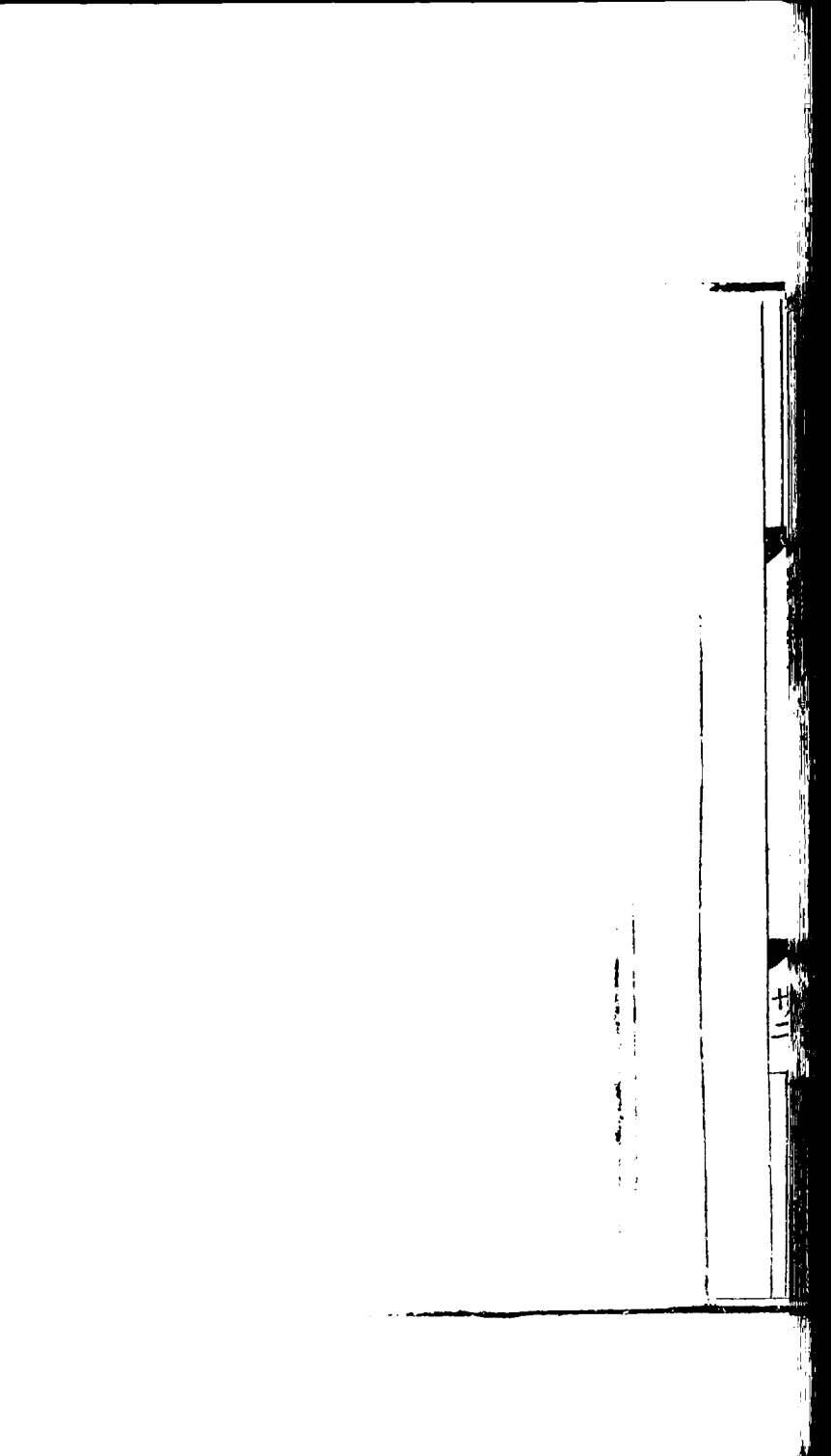
還休薨奉與丞相濮陽興等從萬彊之言共迎
立孫皓遷右大司馬左軍師寶鼎二年皓命奉
與諸葛靚攻合肥奉與晉大將石苞書構而間
之苞以徵還建衡元年奉復帥衆治徐塘因攻
巫目穀陽穀陽民知之引去奉無所獲皓怒斬奉
道守軍三年奉貴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毀之者
皓追以前出軍事徙奉家於臨川奉弟封官至
後將軍先奉死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之所厚待
也以潘璋之不脩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

宜哉陳表將家支庶而與曾子名人比翼齊衡
拔萃出類不亦美乎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潘丁傳第十

吳書 國志五十五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第十一

吳書

國志

朱治傳

朱治字君理丹楊故鄣人也初為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表術後知術政德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為

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揚而策爲術
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爲袁孫所并遂搆嫌隙而
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
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
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
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
策旣走劉繇東定會稽權年十五治舉爲孝廉
後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
治爲九真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
陵爲奉邑置長吏征討夷越佐定東南禽截黃

巾餘類陳敗萬秉等黃武元年封毗陵侯領郡
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紫綬徙封故鄣權
歷位上將及為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
交拜饗宴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執贄
私覲其見異如此初權弟翊性峭急喜怒使意
治數責數論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為
曹公子婦及曹公破荊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
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見賁為陳安危

江表傳載
治說賁曰

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孫
出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器為時生故表漢朝副符
大郡兼建將校仍關綜兩府榮冠宗室為遠近所瞻加討虜
聰明神武係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眾日盛事業日

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
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聞道
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憮然今曹公阻兵傾覆漢室幼
帝流離百姓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
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
饉以此料之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
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賁由
為一女子改憲易圖失機毫釐差以千里豈可不惜哉

此遂止權常歎治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
車服惟供事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
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然公族子弟及吳四
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
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獻御權荅報過厚是
時丹楊深地頗有奸叛亦以年向老思戀土風

朱治

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詣門
治皆引進與共飲宴鄉黨以為榮在故鄣歲餘
還吳黃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子

才素為校尉領兵既嗣父爵遷偏將軍

吳書曰才字君業為

人精敏善騎射權愛異之常侍從游戲少以父任為武衛校尉領兵隨從征伐屢有功捷本郡議者以才少類榮貴未留意於鄉黨才乃歎曰我初為將謂跨馬蹈敵當身履鋒足以揚名不知鄉黨復追迹其舉措乎於是更折節為恭留意於賓客輕財尚義施不望報又學兵法名聲始聞於遠近會疾卒才弟紀權以策女妻

之亦以校尉領兵紀弟緯萬歲皆早天才子琬
襲爵為將至鎮西將軍

朱然傳

子績附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
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爲嗣策命丹楊郡以羊
酒召然然到吳策優以禮賀然嘗與權同書學
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然爲餘姚長時年十九後
遷山陰令加折衝校尉督五縣權竒其能分丹
楊爲臨川郡然爲太守臣松之案此郡尋
罷非今臨川郡授兵二
千人會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而定曹公出濡
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
年從討關羽別與潘璋到臨沮禽羽遷昭武將
軍封西安鄉侯虎威將軍呂蒙病篤權問曰卿

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黃武元年劉備舉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并力拒備然別攻破備前鋒斷其後道備遂破走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死爲其勢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爲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時却退郃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而圍不解時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

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無怨意方厲吏士伺間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日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謀爲內應垂發事覺然治戮泰尚等不能克乃徹攻退還由是然名震於敵國改封當陽侯六年權自率衆攻石陽及至旋師潘璋斷後夜出錯亂敵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即還住拒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黃龍元年拜車騎將軍右護軍領兖州牧頃之以兖州在蜀分解牧職

嘉禾三年權與蜀克期大舉權自向新城然與

全琮各受斧鉞為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

而退赤烏五年征祖中襄陽記曰祖音如祖稅之租

五十五里魏時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城西山隔河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田

河南之膏腴沃壤謂之祖中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忠要

遮險隘圖斷然後質為忠繼援時然所督兵將

先四出聞問不暇收合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

逆掩忠戰不利質等皆退孫氏異同評曰魏志及江表傳云然以景初元年正始二

年再出為寇所破胡質蒲忠在景初元年魏志承魏書依違不說質等為然所破而直云然退耳吳志說赤烏五年於魏

為正始三年魏將蒲忠與朱然戰忠不利質等皆退案魏少帝紀及孫權傳是歲並無事當是陳壽誤以吳嘉禾六年為

赤烏五年

九年復征祖中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率

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勝反先是歸義馬茂懷姦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效權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羣臣上賀權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爲難必今果如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爲左大司馬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絜

其所文采推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
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
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
備故出輒有功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
任權特復使然揔爲大督又陸遜亦本功臣名
將存者惟然莫與比隆寢疾二年後漸增篤權
晝爲減膳夜爲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
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權輒召見口自問
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
之所鍾呂蒙凌統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

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爲之感慟子績嗣
績字公緒以父任爲郎後拜建忠都尉叔父才
卒績領其兵隨太常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遷
偏將軍營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魯王霸注
意交績嘗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
立辭而不當然卒績襲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
明年魏征南將軍王昶率衆攻江陵城不克而
退績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曰昶遠來疲困馬
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
兵相繼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

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融答許績績便引兵及
昶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里績先戰勝而融不
進績後失利權深嘉績盛責怒融融兄大將軍
恪貴重故融得不廢初績與恪融不平及此事
變爲隙益甚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二年春恪
向新城要績并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冬
恪融被害績復還樂鄉假節太平二年拜驃騎
將軍孫綝秉政大臣疑貳績恐吳必擾亂而中
國乘釁乃密書結蜀使爲并兼之慮蜀遣右將
軍閻宇將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須績之終卒命永

安初遷上大將軍都護督自巴丘上迄西陵元
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爲治行喪立見乞復
本姓權不許績以五鳳中表還爲施氏建衡二
年卒

呂範傳

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也少爲縣吏有容觀
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
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邪遂與之婚
後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委昵將私
客百人歸策時太妃在江都策遣範迎之徐州

牧陶謙謂範為袁氏覬候諷縣掠考範範親客
健兒篡取以歸時唯範與孫河常從策跋涉辛
苦危難不避策亦親戚待之每與升堂飲宴於
太妃前後從策攻破廬江還俱東渡到橫江當
利破張英于麋下小丹楊湖熟領湖熟相策定
秣陵曲阿收笮融劉繇餘眾增範兵二千騎五
十匹後領宛陵令討破丹楊賊還吳遷都督

江表

傳曰策從容獨與範某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眾日盛範
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
曰子衡卿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
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
為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
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襜着袴褶執鞭

諸閣下啟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是時下邳陳瑀自

號吳郡太守住海西與彊族嚴白虎交通策自

將討虎別遣範與徐逸攻瑀於西臬其大將陳

牧九州春秋曰初平三年揚州刺史陳偉死表術使瑀領揚州牧後術為曹公所敗於封丘南人叛瑀瑀拒之術走陰

陵好辭以下瑀瑀不知權而又怯不即攻術術於淮比集兵向壽春瑀懼使其弟公琰請和於術術執之而進瑀走歸下

邳又從攻祖郎於陵陽太史慈於勇里七縣平

定拜征虜中郎將征江夏還平鄱陽策薨奔喪

于吳後權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曹公至赤

壁與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將軍領彭澤太守

以彭澤柴桑歷陽為奉邑劉備詣京見權範密

口口範

請留備後遷平南將軍屯柴桑權討關羽過範
館謂曰昔早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
為我守建業權破羽還都武昌拜範建威將軍
封宛陵侯領丹楊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下至
海轉以溧陽懷安寧國為奉邑曹休張遼臧霸
等來伐範督徐盛全琮孫韶等以舟師拒休等
於洞口遷前將軍假節改封南昌侯時遭大風
船人覆溺死者數千還軍拜揚州牧性好威儀
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脩敬虔肅不敢
輕脫其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

悅其忠不怪其侈

江表傳曰人有白範與賀齊奢麗夸綺服飾僭擬王者權曰昔管仲踰禮

桓公優而容之無損於霸今子衡公苗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車嚴整耳此適足作軍容何損於治哉告者乃

不敢復言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

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

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

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

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黃武七年範

遷大司馬印綬未下疾卒權素服舉哀遣使者

追贈印綬及還都建業權過範墓呼曰子衡言

及流涕祀以太牢

江表傳曰初權移都建業大會將相文武特謂嚴畷曰孤昔戴曾子敬比

鄧禹曰子衡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峻退帝曰臣未解指趣謂肅範受饒褒歎過實權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矣子敬英爽有殊略孤始與一語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呂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好奢然以憂公為先不足為損避表術自歸於兄兄作大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之為都督辨護脩整加之恪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自趣非孤私之也峻乃服

子先卒次子據嗣據字世議以父任為郎後範

寢疾拜副軍校尉佐領軍事範卒遷安軍中郎

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擊皆破隨太常潘

濬討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朱異破城外

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關右部督遷越騎校尉

太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

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將軍權寢疾以據為太子右部督太子即位拜右將軍魏出東興據赴討有功明年孫峻殺諸葛恪遷據為驃騎將軍平西宮事五鳳二年假節與峻等襲壽春還遇魏將曹珍破之於高亭太平元年帥師侵魏未及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緄自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緄緄聞之使中書奉詔詔文欽劉纂唐咨等使取據又遣從兄慮以都下兵逆據於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曰取為叛臣遂自殺夷三族

朱桓傳

子異附

朱桓字休穆吳郡吳人也孫權為將軍桓給事幕府除餘姚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吏隱親醫藥殮粥相繼士民感戴之遷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吳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間得萬餘人後丹楊鄱陽山賊蜂起攻沒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桓督領諸將周旋赴討應皆平定稍遷裨將軍封新城亭侯後代周泰為濡須督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欲以兵襲取州上偽先揚聲欲

東攻羨溪桓分兵將赴羨溪既發卒得仁進軍
拒濡須七十里間桓遣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
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
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
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
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
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
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
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
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

來尚不足憂况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橐臯復爲泰等後拒桓部兵將攻取油船或別擊雕等桓等身自拒泰燒營而退遂梟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陣斬溺死者千餘權嘉桓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相黃武七年鄱陽太守周魴譎誘魏大司馬曹休休將步騎十萬至皖城以迎魴時陸遜爲元帥全琮與桓爲左右督各督三

萬人擊休休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負衆盛邀於
一戰桓進計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
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
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生
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
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
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先與陸遜議遜以爲
不可故計不施行黃龍元年拜桓前將軍領青
州牧假節嘉禾六年魏廬江主簿呂習請大兵
自迎欲開門爲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師迎

既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
廣三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
渡去桓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
須諸軍半渡因迫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
敢出其見憚如此是時全琮爲督權又令偏將
軍胡綜宣傳詔命參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
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素氣高恥見部伍乃
往見琮問行意感激發怒與琮校計琮欲自解
因曰上自令胡綜爲督綜意以爲宜爾桓愈恚
恨還乃使人呼綜綜至軍門桓出迎之顧謂左

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語綜使
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為因斫殺之桓佐軍
進諫刺殺佐軍遂託狂發詣建業治病權惜其
功能故不罪孫盛曰書云臣無作威作福則凶
于而家害于而國桓之賊忍始虎狼也人君
且猶不可況將相乎語曰得一夫
而失一國縱罪虧刑失孰大焉使子異攝領部曲令
醫視護數月復遣還中權自出祖送謂曰今寇
虜尚存王塗未一孤當與君共定天下欲令君
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復發
也桓曰天授陛下聖姿當君臨四海猥重任臣
以除姦逆臣疾當自愈吳錄曰桓奉觴曰臣當遠去
願一搏陛下鬚無所復恨權

馮几前席桓進前捋鬚曰臣今日真可謂捋虎鬚也權大笑桓性護前恥爲人下

每臨敵交戰節度不得自由輒嗔恚憤激然輕

財貴義兼以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

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贍護六親俸祿產

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年六十二赤

烏元年卒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又家無餘財權

賜鹽五十斛以周喪事子異嗣

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文士傳曰張惇子純與張儼及

據聞三人才各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驪馬衣以

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
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廬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
曰席以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商嶽

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據大歡悅後拜騎都尉
代桓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攻魏樊城建計破
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
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云叛為邊寇害
異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
百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
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憎定見之復過
所聞十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異
表呈欽書因陳其偽不可便迎權詔曰方今北
土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

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呂

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界欽果不降建興

元年遷鎮南將軍是歲魏遣胡遵諸葛誕等出

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軍大破吳書曰異

恪圍新城城既不拔異等皆言宜速還豫章龍若頭城不過

數日可拔恪以善曉異異投書於地曰不用我計而用侯子

言恪大怒立奪其太平二年假節為大都督救壽春

圍不解還軍為孫綝所枉害吳錄曰綝要異相見將

通家人耳當何所疑乎遂往綝使力人於坐上

取之異曰我吳國忠臣有何罪乎乃拉殺之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
著聞呂據朱異施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

若範桓之越隘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
而反罹殃者所遇之時殊也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第十一

吳書

國志五十六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第十二 吳書國志五十七

虞翻傳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

吳書曰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

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善音之由是見稱

太守

王朗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經

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

不能用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

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

吳書曰翻始欲送朗到廣陵朗感王方平記言疾來邀我南岳相求故遂南行既至候官又欲投交州翻諫朗曰此妄書

耳交州無南岳按所投乎乃止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以還矣翻別

傳曰初使翻見豫章太守華歆圖起義兵翻未至豫章聞孫策向會稽翻乃還會遭父喪以臣使有節不敢過家星行追期至候官朗遣翻還然後奔喪而傳云孫策之來翻裹經詣府門勸則避策則為大異

翻既歸策

復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江表傳曰策書謂翻

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

府用烏集之眾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

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

常苦之夫人君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

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

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謀草創之

計是以行耳吳書曰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翻相得山中翻問左右安在策

曰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驚急馬不
及策策但牽之執弓矢以步趨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觀
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三百里自征
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行及大
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遂從周旋
平定三郡江表傳曰策討黃祖旋軍欲過取豫章特請翻
語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如聞其戰具甚少若不
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御使在前具宣孤意翻
即奉命辭行徑到郡請被禱葛巾與敵相見謂敵曰君自料
名聲之在海內孰與鄙郡故王府君歌曰不及也翻曰豫章
資糧多少器仗精否士民勇果孰與鄙郡又曰不如也翻曰
討逆將軍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
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
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板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
到者與君辭矣翻既去歌明且出城遣吏迎策策既定豫章
引軍還吳饗賜將士計功行賞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
日彈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
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謂未耳卿博學洽聞故前
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
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寶而以示

人人儻留之則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策笑曰然因曰孤
 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肅何守會稽耳後三
 日便遣翻還郡臣松之以為王華二公於擾攘之時抗猛
 銳之鋒得非所能敵之名德實高於朗而江表傳述翻說華
 云海內名聲孰與於王此言非也然王公拒戰華逆請服實
 由孫策初起名微眾寡故王能舉兵豈武勝哉策後威力轉
 盛勢不可敵華量力而止非必用仲翔之說也若使易地而
 居亦華戰王服耳案吳曆載翻謂敵曰竊聞明府與王府
 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敵答曰孤不如
 王會稽翻復問不審豫章精兵何如會稽對曰大不如也翻
 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
 教因述孫策才略殊異用兵之奇敵乃答云當去此說為勝
 也翻出敵遣吏迎
 策二說有不同
翻山為富春長策薨諸長吏並
欲出赴喪翻曰恐鄰縣山民或有奸變遠委城
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縣皆効之咸以
安寧
吳書曰策薨權統事定武中郎將高策之從兄也屯
 烏程整帥吏士欲取會稽會稽聞之使民守城以俟

嗣王之命因令人告諭嵩 會稽典錄載翻說嵩曰討逆明
府不竟天年今攝事統眾宜在孝廉翻已與一郡吏士嬰城
固守必欲出一旦之命為孝廉除害惟執事圖之於是嵩退
○臣松之案此二書所說策亡之時翻猶為功曹與本傳不

同後翻州舉茂才漢召為侍御史曹公為司空

辟皆不就

吳書曰翻聞曹公辟曰盜跖欲
以餘財汚良家邪遂拒不受

翻與少府孔

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荅書曰聞延陵之理

樂觀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

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

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

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為論者所侵美寶

為質彫摩益光不足以損孫權以為騎都尉翻

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
坐徙丹陽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
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也
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糜芳開城出降蒙未
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
糜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
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
行關羽旣敗權使翻筮之得允下坎上節五爻
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
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爲比矣魏將于禁

爲羽所獲繫在城中權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
權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
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後權于
樓船會羣臣飲禁聞樂流涕翻又曰汝欲以僞
求免邪權悵然不平

吳書曰後權與魏和致遣禁還歸
北翻復諫曰禁敗數万衆身爲降

虜又不能死北習軍政得禁必不如所規還之雖无所損猶
爲放盜不如斬以令三軍示爲人臣有二心者權不聽羣臣
送禁翻謂禁曰歸勿爲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權旣爲
雖爲翻所惡然猶盛歎翻魏文帝常爲翻設虛坐

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
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劔欲擊之侍坐者莫
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

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嘗乘船行與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闔戶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閉門車不得過

翻復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芳
聞之有慙色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
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
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

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

翻別傳曰權即尊號翻因上書曰陛下膺明聖之德體舜

禹之孝歷運當期順天濟物奉承革命臣獨抃舞罪棄兩絕拜賀無階仰瞻宸極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輕雀鼠性輒辜釐罪惡莫大不容於誅昊天罔極全宥九載退當念戮頓受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思答夏積形容枯悴髮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宮闕百官之富不觀皇輿金軒之飾仰觀巍巍眾民之謠傍聽鍾鼓侃然之樂永隕海隅棄骸絕域不勝悲慕
又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

於世

翻別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懸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為六十

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陵太守光少治孟氏
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績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爲之最密臣
云考故曰南太守欲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
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闕臣生遇世亂長
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
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披鹿裘布易
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
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
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
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謹正書副
上惟不罪矣翻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
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爽號爲知
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
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爲章首尤可恠笑又南郡太守馬
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謂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
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
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目臣
聞周公制禮以辯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
然後禮義有所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樹士

北海鄭玄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曰似同從誤作同
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瑁凡兆頰為濯以
為幹衣成事兆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
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
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
侯謂之酒杯天子頰面謂之襟衣古篆卯字反以爲昧甚違
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
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
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玄然此不定臣沒之後而奮
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謙莫或奏正又玄所注五經違義尤
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手將來臣竊取之
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
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已者足以不
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解玄頗有繆
錯更爲立法弁著明揚釋宋以理其滯 臣松之案翻云古
大篆卯字讀當言柳古柳卯同字竊謂翻言爲然故劉留聊
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然漢書王
莽傳論卯金刀故以爲日辰之卯今未能詳正然世多亂之
故翻所說云荀 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

之中或衆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

名會稽典錄曰覽字孝連八歲而孤家又單微清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財從弟以義讓稱仕郡至功曹守始平長爲人

精微絮淨門無雜賓孫權深貴待之未及擢用會病卒甚見痛惜殊其門戶覽子固字子賤本名密避滕密改作固固在

襁褓中鬪澤見而異之曰此兒後必致公輔固少喪父獨與母居家貧守約色養致敬族弟孤弱與同寒溫翻與固同僚

書曰丁子賤塞淵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薪斯之爲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君嘉耳歷顯位孫休時固爲左御史大

夫孫皓即位遷司徒皓悖虐固與陸凱孟宗同心憂國年七十六卒子彌字欽遠仕晉至梁州刺史孫璋光祿大夫徐陵

字元大歷三縣長所在著稱遷零陵太守時朝廷俟以列卿之位故翻書曰元大受上卿之遇叔向在晉未若於今其見

重如此陵卒僮客土田或見侵奪駱統爲陵家訟之求與丁覽卜清等爲比權許焉陵子平字伯先童齒知名翻甚愛之

屢稱歎焉諸葛恪爲丹陽太守討山越以平威重思慮可與効力請平爲丞稍遷武昌左部督傾心接物士卒皆爲盡力

初平爲恪從事意甚薄及恪輔政待平益疏恪被害子建云走爲平部曲所得平使遣去別爲佗軍所獲平兩婦歸宗敬

奉情過乎厚其行
義敦篤皆此類也
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
吳書曰

徒棄心不忒國常憂五谿宜討以遼東海絕聽人使來屬尚
不足取今去人財以求焉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

表以示呂岱岱不報為愛憎所白復徙蒼梧猛陵
曰後權遣將士至遼東於海中遭風多所沒失權悔之乃令

曰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虞翻亮直善
於盡言國之周舍也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問交州翻

若尚存者給其人船發遣還都若以亡
者送喪還本郡使兒子仕官會翻已終

得還
會稽典錄曰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
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

正旦宴見掾吏言次問太守昔聞朱穎川問士於鄭召公韓
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與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二答

而未觀仲翔對也欽聞國賢思覩盛美有日矣書佐寧識之
乎育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

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聞玉出崑山珠生
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曾聞士人歎美貴邦舊多英俊

徒以遠於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翻
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

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爲州鎮昔禹會羣臣
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精
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係踵孝子連閭下及賢女靡不育焉
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
遠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
單身林野烏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
著太中大夫山陰陳譚漁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退藩遂成
義里攝養車媪行足厲俗自揚子雲等上書薦之粲然傳世
太尉山陰鄭公倩亮質直不畏彊禦魯相山陰鍾離意稟殊
特之姿孝家忠朝宰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暮
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宮賈齊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狀記在
漢籍有道山陰趙曄士上虞王充各供才淵懿學究道源
著書垂藻駱驛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槃結或上窮
陰陽之奧祕下撫人情之歸極交吐刺史上虞蔡母俊拔濟
一郡讓爵土之封侯曹掾上虞子孟英三世死義主簿句章梁
宏功曹史餘姚駟勳主簿句章鄭雲皆躬終始之義引罪免
官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劄莫候反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黃
他身當白刃濟君於難揚州從事句章王脩委身授命垂聲
來世何内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憂國列在八俊
爲世英彥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近故太

尉上虞朱公天姿聰亮欽明神武策無失謨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爲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紀炳然著顯王府君曰是旣然矣潁川有巢許之逸軌吳有太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紛於此足矣翻對曰故先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太伯之儔邪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鄞大里黃公絜已暴秦之世高祖即除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對士餘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就矯手不拜志陵雲日皆著於傳籍較然彰明豈如巢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話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濮陽府君曰御史所云旣聞其人亞斯已下書佐寧識之乎育曰瞻仰景行敢不識之近者太守上虞陳業絜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操柳下遭漢中徵委官棄祿遁迹黔歛以求其志高邈妙蹤天下所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其聰明大略忠直謇諤則侍衛史餘姚虞翻偏將軍烏傷駱統其淵懿純德則太子少傳山陰闕澤學通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齊勳成績著其探極秘術言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吳範其文章之士立言繁盛則御史中丞

句章任奔鄱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檄擘若春榮處士鄧
盧叙第犯公憲自殺乞代吳寧斯躬山陰祁庚上虞樊正咸
代父死罪其女則松陽柳朱永寧瞿素或一醮守節喪身不
顧或遭寇劫賊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君曰皆
海內之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為會稽郡治
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為郡而分治於此有對曰劉賈為
荆王賈為英布所殺又以劉偉為吳王景帝四年偉反誅乃
復為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其地為治并屬於此
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
徙句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
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在己巳以至今年積百二十九歲
府君稱善是歲吳之太平三年歲在丁丑育後仕朝常在臺
閣為東觀令送拜倩何太守加
位侍中推刺占射文藝多通

翻有十一子第四子紀

最知名永安初從選曹郎為散騎中常侍後為

監軍使者討扶嚴病卒

會稽典錄曰紀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孫緜廢幼

主迎立琅邪王休休未至緜欲入宮圖為不軌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紀對曰明公為國伊周處將相之

伍擅廢立之威將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緜不憚竟立休休初即位汜與賀邵王蕃薛瑩俱為散騎中常侍以討扶嚴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

汜弟忠宜都太守

會稽典錄曰忠字世方翻第五子貞固幹事好識人

物造吳郡陸機於童齒之年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為著聞之士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晉征吳忠與夷道監陸晏晏弟中夏督景堅守不下城潰被害忠子潭字思奧晉陽秋稱潭清貞有檢操外如退弱內堅正有膽幹仕晉歷位內外終於

從越騎校

尉累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

會稽典錄曰聳字世龍翻第六子也清虛無欲

進退以禮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間相王素聞聳名厚敬禮之聳抽引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岐難聳以高士所達必合秀異聳書與族子察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齒於立園索良才於摠猥所吝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也聳疾俗喪祭無度弟昺卒祭以少牢酒飯而已當時族黨並遵行之

昺廷尉尚書濟陰

太守

會稽典錄曰昺字世文翻第八子也少有個儻之志仕吳黃門郎以捷對見異超拜尚書侍中晉軍來伐遣昺

持節都督武昌已上諸軍事昺先上還節蓋印綬然後歸順在濟陰抑疆扶弱甚著威風

陸績傳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父康漢末為廬江太

守

謝承後漢書曰康字季寧少博孝悌勤脩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

茂才歷三郡太守所在稱治後拜廬江太守

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

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

客而懷橘乎績跪荅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孫

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為上賓共論四海未泰

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末坐遙大聲言曰

虞翻

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
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論
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
所未安也昭等異焉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
歷筭數無不該覽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荊州令
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孫權統事辟爲奏曹
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
二千人績既有臂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
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
世豫自知亡日乃爲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

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
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
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二卒長子宏
會稽南部都尉次子叡長水校尉

績於鬱林所生女名曰鬱生適張温

弟白姚信集有表稱之曰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旌德擢
異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
蓋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清風使苟有令性幽明俱著苟懷懿
姿士女同榮故王蠋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立殊
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竊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
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
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声昭節義形
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嶮巖之中蹈履水火志
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赫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土慕則
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則勸善不嚴故士之有
誅魯人志其勇祀婦見書齊人哀其哭乞蒙聖朝斟酌前訓
上開天聰下垂坤厚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

陸績

皇風穆暢
士女改視

張溫傳

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也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爲孫權東曹掾卒溫少脩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爲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爲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爲人也溫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

以輔義中郎將使蜀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
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
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
不受辭也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
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効
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伸之宜加受
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溫至蜀詣
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躬祚於再興成王
以幼沖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
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揔百揆於良佐參

列精之炳耀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
力清澄江滸願與有道平一字內委心協規有
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
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恥忽
臣自入遠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
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齎函書一封蜀甚貴
其才還頃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
既陰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太盛衆庶炫
惑恐終不爲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旣豔事起
遂因此發舉艷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溫引致之

以爲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
郎署混濁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
貫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
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
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
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
情憎愛不由公理吳錄曰彪字仲
虞廣陵人也豔彪皆坐自殺温
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即罪權幽
之有司下令曰昔令召張温虛已待之旣至顯
授有過舊臣何圖凶醜專挾異心昔暨豔父兄

附于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任之欲觀豔何如
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溫與之結連死生豔所
進退皆溫所爲頭角更相表裏共爲腹背非溫
之黨即就疵瑕爲之生論又前任溫董督三郡
拍撝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
檠戟獎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
受其言特以繞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後
聞曹丕自出淮泗故豫勅溫有急便出而溫悉
內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至賴丕自退不然已
往豈可深計又躬禮者本占候召而溫先後乞

將到蜀扇揚異國爲之譚論又禮之還當親本
職而令守尚書戶曹郎如此署置在温而已又
温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
原專銜賈國恩爲已形勢揆其姦心無所不爲
不忍暴於市朝今斥還本郡以給廝吏嗚呼温
也免罪爲幸將軍駱統表理温曰伏惟殿下天
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宮
朝多士旣受普篤之恩張温又蒙最隆之施而
温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
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

溫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鎮重尚
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元臧否之譚劾
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
玄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
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
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
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
後世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溫雖智非
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
之采論議之辯卓躒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

及之者也故論温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
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勑大業固明朝之休
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豔不內之已族
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
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義也君臣之義義
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於
暨豔為最重之義是以温亦不嫌與暨豔為最輕之
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温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
之民放逸山險則為勁寇將置平土則為健兵
故温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

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
許晏數之多少温不減之用之彊羸温不下之
至於遲速温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
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温之到蜀共譽殷禮
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
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
行旣脩君好因叙已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
使鄰國則有私覲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
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
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温若譽禮能使彼歎之

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
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于
宋也稱隨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譽
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
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
憂時外不趨事溫彈之私推之不假於是與
靖遂爲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
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溫尚不容私以安
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
事不堪溫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

恩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
既不合參之於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
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
從增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
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
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旣勤臣是溫又契闊辭
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
私倉卒之間猶難卽別然以殿下之聰叡察講
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
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者也

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
 臣恥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
 聖聽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温身也權終不
 納後六年温病卒二弟祇白亦有才名與温俱
 廢會稽典錄曰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愨才多智少華而不實
 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温意
 未之信及温放黜亮乃歎俊之有先見亮初聞温敗未知其
 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大明善惡太分
 臣松之以為莊周云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張温之廢豈
 其取名之多乎多之為弊古賢既知之矣是以遠見之士退
 藏於密不使名浮於德不以華傷其實既不能被禍韞寶杜廉
 非譽使才映一世聲蓋人上冲用之道庸可暫替温則反之能
 無敗乎權既疾温名盛而駭統方驟言其美至云卓犖冠羣
 焯焯耀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斯何異燎之方盛又搗膏以
 熾之哉文士傳曰温姊妹三人皆有節行為温事已嫁者
 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飲

張温

藥而死吳朝嘉歎鄉人圖畫為之贊像云

駱統傳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為袁所

害

謝承後漢書曰俊字孝遠有文武才幹少為郡吏察孝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相值袁術僭號兄弟忿爭天下鼎沸羣

賊並起陳與北界鄰慝四布俊厲威武保疆境賊不敢犯養濟百姓災害不生歲獲豐稔後術軍衆饑困就俊求糧俊疾

惡術初不應荅術怒密使人殺俊

統母改適為華歆小妻統時八

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

不顧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統曰

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適母甚謹時饑荒鄉

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為之飲食衰少其姊

仁愛有行寡歸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
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
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
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
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爲烏程相民戶過
萬咸歎其惠理權嘉之召爲功曹行騎都尉妻
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
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入
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
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

建忠郎將領武射吏三千人及凌統死後領其兵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為彊富制威福為尊貴曜德義為榮顯永世胤為豐祚然財須民生彊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彊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以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

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斲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

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疆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戎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辨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

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
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
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
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
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
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
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督
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文多故不
悉載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
急宜絕置權與相反覆終遂行之年三十六黃

武七年卒

陸瑁傳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

有志就瑁游處

迪孫擘字思光作獻帝春秋云迪與張紘等俱過江迪父綏為太傅掾張超之討董

卓以綏領廣陵事

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

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

立墳墓收導其子又瑁從父績早亡二男一女

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皆

不就時尚書暨艷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

闇昧之失以顯其譎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
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
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
貴汝頴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
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敦泰之弘濟近
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元年
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尚書孫權忿公孫淵之
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
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
荒服言恍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棄

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爲不愛
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
筭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貊
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
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
害財貨并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
越巨海身踐其土羣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
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
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爲赴目前之急除腹心
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古治遠忿以改規激

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
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
覺輒多且宵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
三分使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
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
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脣
齒相濟若實子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近或難
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
安之長慮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
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事

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
至於中夏鼎沸九域槃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
愛力惜費務自將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
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他叛逆僭
號稱帝于時天下又安百姓躬阜帶申之數糧
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
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驚雖蚩尤
鬼方之亂故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爲先願
陛下抑威任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爲後圖
天下幸甚權再覽瑁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

初瑁同郡聞人敏見待國邑優於宗脩惟瑁以
為不然後果如其言赤烏二年瑁卒子喜亦涉
文籍好人倫孫皓時為選曹尚書吳錄曰喜字文仲瑁第二子也
入巫且為散騎常侍瑁孫擘字士光至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擘弟玩字士瑤晉陽秋稱玩器量淹雅位至司空追贈太尉

吾粲傳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

吳錄曰粲生數歲孤城

有鄉相之骨

孫河為縣長粲為小吏河深奇之河後為

將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為曲阿丞遷為長史治
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
聲矣孫權為車騎將軍召為主簿出為山陰令

還爲參軍校尉黃武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以
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縋紕
斷絕漂沒著岸爲魏軍所獲或覆沒沈溺其大
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
傾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祭與黃淵獨令船人
以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祭曰船敗當俱
死耳人窮柰何棄之祭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
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爲功曹譚以疾不詣祭
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皇以嘉鳴爲貴何
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祭寡合人衆

拜昭義中郎將與呂岱討平山越入爲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由此爲霸竺等所譖害下獄誅

朱據傳

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武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爲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

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權咨嗟
將率發憤歎息追思呂蒙張溫以爲據才兼文
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孰黃
龍元年權遷都建業徵據尚公主拜左將軍封
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常不
足用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
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
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
壹又表據吏爲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
無以自明籍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

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
治壹罪賞助百萬赤烏九年遷驃騎將軍遭二
宮構爭據擁護太子言則懇至義形於色守之
以死殷基通語載據爭曰臣聞太子國之本根雅性仁孝天
下歸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用驪姬而申
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寃死臣竊懼
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遂左遷新
都郡丞未到中書令孫弘諧潤據因權寢疾弘
為詔書追賜死時年五十七孫亮時二子熊損
各復領兵為全公主所譖皆死永安中追錄前
功以熊子宣襲爵雲陽侯尚主孫皓時宣至驃
騎將軍

朱據

評曰虞翻古之任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曠字也陸績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周矣以瑚璉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歟張溫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抗明大義辭切理至值權方閉不開陸瑁篤義規諫君子有稱焉吾粲朱據遭罹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第十二

吳書

國志五十七